

独家专访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
“好久不见！”当杜德伟亮相《披荆斩棘》第二季那一刻，很多观众从心底涌起了这四个字。人生六十，起起伏伏，这位曾在歌坛叱咤一时，如今把家庭摆在第一位的歌者，对周遭事物怀揣着一份怎样的心境？带着这份好奇，羊城晚报记者前往长沙探班，独家专访被张学友、梁朝伟异口同声称赞为“完美”的杜德伟，听他讲述自己对节目的所思所感、对舞台的热爱执着、对亲情的依赖眷恋和对世事的从容态度。

幕后

怀赤子心登《披荆斩棘》第二季

保持真心真意，其他交给命运！



在舞台上复刻《第8号当铺》中的经典形象

内地观众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杜德伟了。“请给我多点特写”，因此，初入组的杜德伟便向节目组提出了这个小请求。久未露面的他格外期待年轻观众的认可：“这是我突然间蹦出的想法。台下很多年轻的观众可能不认识我或者对我不熟悉，我希望他们可以看清我的样子，也希望他们能够喜欢我，把我记住！”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会加盟《披荆斩棘》第二季？

杜德伟：其实节目第一季已经向我邀约，但那个时候我儿子要报考小学，我觉得应该把时间给家人，留在儿子身边，陪伴他去面试。

今年，小孩读书的事宜都安排好了。第二季开播之前，我把家人都带来内地，大家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亲密的时光，就好像全家人送我来“上学”。录制启动后，我开始工作，太太也陪着小孩回香港念书了。所以，今年的时间刚刚好，我不能错过。

羊城晚报：上节目之前做了哪些准备，健身或练普通话？

杜德伟：哈哈，我觉得我的普通话还行，可以沟通，这就足够了。我没有特意准备，因为我习惯保持好的状态：平常坚持运动，该休息就休息，吃健康的东西，也有不断地练歌，跟家人相处能给我很多能量。参加节目之前，我在舞蹈部分下了一些功夫，毕竟有一段时间没机会碰了，还请了老师定期上课。这非常有用，因为节目里唱跳任务很多。

羊城晚报：那么多人一起过集体生活，会有压力吗？

杜德伟：只有开心，没有压力。一方面，很多“大湾区

哥哥”我都认识很久了；另一方面，我很喜欢交朋友，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老前辈，跟年轻人沟通不会有代沟。进组的时候，我的心情非常好，因为我知道我会认识很多新朋友，也能跟一些老朋友有很多的时间相聚。

羊城晚报：你带着一把1957年产的格雷奇限量吉他参加节目，一下吸引了很多目光。能分享一下这把吉他背后的故事吗？

杜德伟：这把吉他我念书时就非常喜欢，梦想着拥有一把，但那个时候没有钱，真是买不起。后来我出道工作赚钱了，1990年我第一次去伦敦，在一条满是乐器行的街道上溜达，在其中一家店里看到了，进去谈了一下价钱，老板打了一个折，我咬咬牙就把它买下来。然后我把它带回香港，常常拿出来把玩，它已经陪了我30多年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节目播出好几集了，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达到“被年轻观众记住”的小目标？

杜德伟：我一直在努力完成节目里的任务，这些任务真的非常难，所以我没有太留心外界的反应了。但我遇见的路人和粉丝，的确对我热情了很多，这让我很开心，这样就足够了。

“坦诚交往”“开心玩耍”“帅气演出”，进组之前，杜德伟认真地给自己定下了“披荆斩棘之旅”的三个宗旨。在他眼中，坦诚交往，才能够交到真正的朋友；节目里有很多真人秀的部分和好玩的游戏，玩的时候一定要放得开，这样才有趣。而“帅气演出”则要求他在练习时全力以赴，“要练到挥洒自如，能够在舞台上拥有十足的帅气”。

羊城晚报：目前，你对自己的哪个舞台表现最满意？

杜德伟：我不想说满意不满意。我们真心真意地对每一个舞台。每次彩排时，我都觉得非常好玩、非常新鲜。能跟很多刚认识的、不同年龄层和不同领域的伙伴合作，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。表演过后，我还会因为担心没有机会再跟他们合作而有点失落。所以，每一分每一秒我都非常珍惜，我对每一个表演都付出了很深的感情。

羊城晚报：大家各有所长，唱歌、跳舞、乐器、乐器……你跟哪个圈最合得来？

杜德伟：哈哈，现在都没有区别了！因为唱跳组也要玩乐器，说唱歌手也要跳舞……在《披荆斩棘》里面，不管你哪里厉害哪里弱，你都必须面对每一个挑战——不只是把你最厉害的部分拿出来，完全不会的部分你也要去学，然后去表演，不能害羞！我们现在个个都被训练得很厉害，每个人都好像什么都行！

羊城晚报：你解锁了哪些新技能？

杜德伟：有两项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，一个是说唱，另一个是低音提琴。虽然我是玩吉他的，但低音提琴我没接触过，它不是拉的，而是用手弹的，我弹到手指都起泡，甚至流血。我一直在练习，一定要达到一个可以在舞台上演出的水准！

羊城晚报：你之前知道自己是年龄最大的一位吗？会不会有一点包袱？

杜德伟：这样不行。不能把自己的年龄放在前面，这样交不到朋友。我很害怕别人把我看得很大，所以进组后，我就把内心的青少年拿出来。当然练习的时候真的蛮辛苦，因为我不是三四十岁了，但我始终保持大家平起平坐的心态。

羊城晚报：仁科每次见到你都要感叹“他跟我爸爸一样的年纪，但是他头脑清晰、手脚灵活”。你听了作何感想？

杜德伟：哈哈，现在不会了！他认识我后把我当兄弟，有时候还把我当弟弟一样照顾。

羊城晚报：有没有保养秘诀可以透露一下？

杜德伟：真的没有！可能我的成长背景让我的心态很年轻。我从小就是家里最小的，入行后也得到很多人的疼爱和照顾。结婚以后，尽管我太太比我小24岁，她也非常细心和贴心地照顾我，包括我的岳父岳母，其实我的年龄跟他们差不多，但他们还是把我当小孩。

我哥哥是健身教练，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教我吃东西，注意休息，你都必须面对每一个挑战——不只是把你最厉害的部分拿出来，完全不会的部分你也要去学，然后去表演，不能害羞！我们现在的个个都被训练得很厉害，每个人都好像什么都行！

羊城晚报：大家都照顾你，你也心安理得地去依赖大家，你似乎是一个安全感很强的人？

杜德伟：当然，我也遇到一些不诚恳、虚伪或者想伺机从我身上得到一些什么的，但我还是没有放弃对人的纯真，很容易相信别人，但我太太会帮我把关。

羊城晚报：你在节目里每逢纠结的时候，就要打电话向太太汇报一下，这蛮可爱的。

杜德伟：也不是“汇报”，而是寻求建议。我太太跟我的想法很接近。每当我有疑问时，她通常都能够给我一个很客观的意见，而且一定会是我非常认同、也能够够行的一个意见。

羊城晚报：这也太幸福了吧！

杜德伟：的确是有一点！哈哈。

杜德伟的音乐审美离不开家庭的影响——父亲曾是乐队领班兼鼓手，母亲张露年仅13岁便凭借一首《你真美丽》红遍大上海，移居香港后，一曲《给我一个吻》更成为留名华语音乐史的经典之作。父母不仅给了杜德伟良好的音乐天赋，更给了杜德伟一个温馨的家。父母亲去世后，“亲情”成为最能激发杜德伟内心情感的触动点。

羊城晚报：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才结婚生子，你的人生节奏比大多数人要慢，为何可以这么从容？

杜德伟：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计划不来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自己35岁左右结婚，40岁之前生小孩。中间谈恋爱失败了，后来觉得一个人过也不错，就空窗了好久。

爸爸妈妈去世之后，我觉得自己真的需要有一个家庭了。那个时候我已经过了40岁。48岁时我认识了我的太太，50岁就结婚了。结婚以后，我们两人世界过得非常开心，到处旅行，婚后差不多5年才生了小孩。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之下，一些目标就达成了。我觉得，到现在阶段，我的人生是非常圆满的，可以说是完美。

羊城晚报：没有什么遗憾吗？

杜德伟：爸爸妈妈在我结婚前就去世了，这是一个

遗憾。现在，我把孝顺爸妈的心完全转移给我的岳父岳母。我原本的家庭是一家四口，现在除了我哥哥，我还多了四个妹妹，一个弟弟，还有岳父岳母、妻子儿子，我觉得我很幸运，很幸福。

羊城晚报：男人至死是少年，“养妻活儿”这件事情有让你真正成熟吗？

杜德伟：我觉得是爸爸妈妈的去世让我真正从男孩变成男人。没有他们让我依靠和诉苦，我必须再有一个家，才有人跟我去聊一些掏心掏肺的内容。这意味着我必须成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爸爸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觉得必须要靠自己了，要去当一个真正的男人。

羊城晚报：听汪兆伦演唱《一生何求》，你在台下眼眶泛泪光。你预计会在节目里哭几次？

杜德伟：不会哭得比别人多，也不会哭得比别人少，哈哈。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有了很多人历练，我变坚强了，但我没有变得麻木，我的情感依旧很容易被触碰到。

羊城晚报：你是个感性的人吗？

杜德伟：其实我不容易哭，但这次和大家相处，总会有一些兄弟情、师徒情打动，很容易就哭，因为这些都会让我突然间有一种亲情的感觉。一碰到亲情，我就会很感性，这是我的软肋。

D 感恩谈未来，照顾家庭仍是第一位

里每一行都能赚到钱，大家自然会拍更多的好作品回馈观众。我们做艺人的，也获得了很多工作机会和发展空间，积攒了很多作品。我觉得是良性的互动造就了多赢的局面。

现在的情况不一样，虽然市场非常大，但竞争也很大。作品非常多，但可能一个星期一首新歌就销声匿迹了。这确实很难，我如果是现在才出道，可能也不会有这些成就。

羊城晚报：如果杜德伟是这个时代出道，他该怎么样出一片天呢？

杜德伟：我这个人傻乎乎的，有时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靠一腔热情认识了很多同类，大家齐心协力去创作一些东西。这些心意会发酵，大家会感受到作品里的真心，会被感动、会喜欢。

我觉得，对于新人来说，做事必须保持真心真意，其他就交给命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是为了名利进入这个行业，就算运气好能上位，可能演艺生命也不会太久。

羊城晚报：真心真意，然后交给命运”，这很符合那句对你评价。他说你是一个极其松弛的人，像水一样，活得放松又有大智慧？你的松弛感是怎么修炼的？

杜德伟：啊？郑钧老师这样说吗？这分明也是我对他的看法！我有幸曾跟他结婚，我觉得对他来说，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因为他的思考力太强了。其实，多年前我见过他，但没有深交。现在在命运的安排之下，有机会一起合作，我觉得非常难忘，有种“同类相惜”的感觉，而且他

们的舞台《忽然之间》《白鸽》都是我最喜欢的。

羊城晚报：录制到现在，最深的感触是什么？

杜德伟：每天都过得很难忘。我们现在已经录到第五次公演了，有一天跟导演组开完会后，我跟麦克走出来，在楼上往一楼看，那里空荡荡的。突然很多画面在我眼前跑出来：大家在下面聊天吃饭、开玩笑，有人打篮球、有人玩滑板……那一刻，我知道大家很快就要跟这里告别了，突然好舍不得，开始有些离别的伤感。

羊城晚报：节目结束之后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

杜德伟：想回香港看我儿子，我已经两个多月没看到他了。

羊城晚报：未来你会多点出来工作，还是继续以家庭为主？

杜德伟：对我来说，现阶段家庭是第一位，然后才是工作。这不代表我不爱我的粉丝，我也非常爱他们，他们非常支持我，对我不离不弃，写很多信给我。我相信他们也会支持我以家庭为重，大家都是爱屋及乌的。

羊城晚报：已经拥有了自己认可的完满人生，如今，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

杜德伟：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我儿子能够乖乖听话、长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好青年。

B 解锁新技能，珍惜每一分每一秒



60岁的杜德伟身上看不出太多的岁月痕迹

